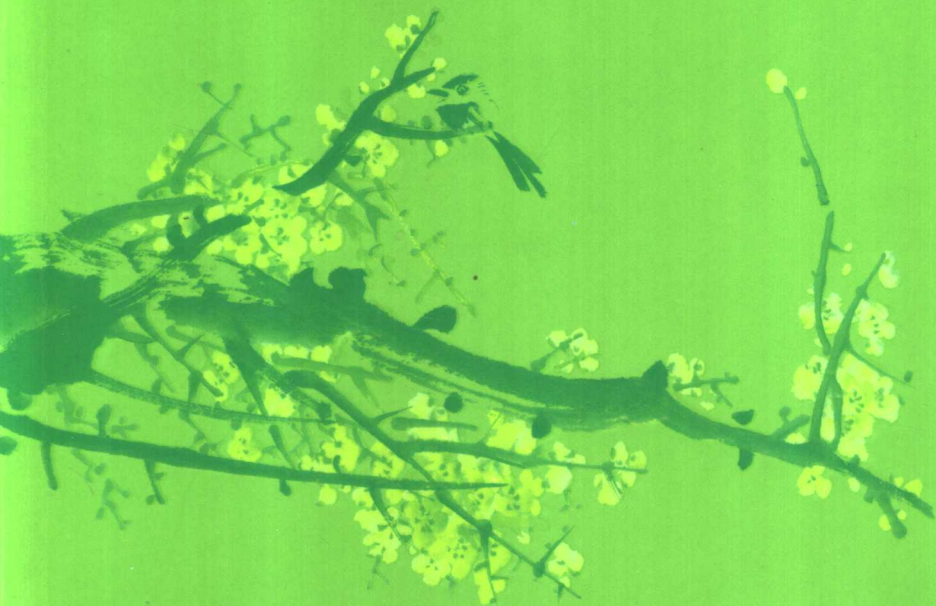


# 沈从文

学生阅读经典 XUE SHENG YUE DU JING DIAN

## Story 小说

主 编：高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沈从文小说

学生阅读经典

主编 高长春  
副主编 吕健伟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小说/沈从文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5

(学生阅读经典/高长春主编)

ISBN 7-80626-761-1

I. 沈... II. 沈...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9019号

Shencongwen Xiaoshuo

## 沈从文小说

主 编:高长春 副主编:吕健伟

责任编辑:周海英

封面设计:海天龙 版式设计:梁雷 责任校对:李洁华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插页 200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14.80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626-761-1/I·188

---



## 站在乡村与城市的交汇

◎李晓明

凤凰一直被中华民族视为祥瑞的象征。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有一座以“凤凰”命名的小城，它就被青山绿水环抱的凤凰城。凤凰城所处的湘西地区是苗、土家、汉等民族杂居的地方。

1902年12月28日凌晨，凤凰城的沈家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沈从文。

沈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沈从文的祖父曾做过清政府的提督。沈从文的父亲是过继到大伯家的养子，沈从文的嫡亲祖母是一个苗族女子，所以沈从文的身上流淌着苗汉两族人民的血。沈从文的父亲背叛了清朝，直接参与了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曾因谋刺袁世凯未遂而被迫亡命，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沈家的彻底破产。沈从文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外祖父黄河清曾是当地最早的贡生，在这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里，沈从文的母亲从小就能认字读书，还懂得医方，会照相技术，这在当时封闭的湘西地区，都是了不起的事情。

沈从文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虽然母亲很机智、有主见，但缺少父亲管束的沈从文还是像野马一样度过了他的孩童时代。母亲在他上小学之前就已经教他认识了很多字，入小学之后，学校枯燥的学习内容和严厉的惩罚措施扼杀了沈从文读书的兴趣。凤凰城里各式各样的铺子，官府杀人的场面，经常发生的苗、汉之间的械斗，城外山水相依的美丽的自然景观都深深吸引着沈从文。他开始不断地逃学，四处游荡，去欣赏社会生活这部“大书”。1917年，15岁的沈从文

小学毕业了。谁也不曾想到，沈从文 20 岁离开湘西，从边城走向北京，走向世界，就是凭着这个小学毕业的学历成为著名作家、著名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成为飞出凤凰城的传奇式人物。

沈从文只在湘西的辰河、沅水流域生活了 20 年，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后来便辗转于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等大城市，在那里生活了六十多年，但他一直称自己为“乡下人”。沈从文对自己的定位，一方面是因为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成为沈从文生命的底色，乡下人淳朴、善良、憨厚的品格铸就了沈从文一辈子都褪不下去的生命本色；另一方面，表明他对城里人的人生目标、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始终不能认同。同时，“乡下人”的含义还暗指自己是少数民族，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能明显地感受到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那种极强的依恋之情。

站在乡村与城市交汇处的沈从文，对生命的价值取向也直接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在沈从文的笔下，既有大量的对湘西地区风土人情的描写，也有很多关于城市生活的刻画。纵观沈从文的所有创作，不难发现在描写湘西的作品中，沈从文是饱蘸着爱的笔墨来写的。相反，在描写城里人生活的作品中，尤其是描写城里上流社会生活时，更多的是揭露他们生活的荒谬。虽然在大城市中生活了六十多年，沈从文的灵魂一直不曾被所谓的现代文明所污染，他的价值取向始终定位在故乡传统道德的土壤中。

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边城》，它以撑渡船的翠翠祖孙二人的生活为线索，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中，展示了湘西的风土人情，是一幅美丽而略带忧伤的乡村风俗画。因为篇幅所限，本书没有收录这篇小说，只收录了其他湘西系列的短篇小说。

沈从文所生活的湘西，当时充满了激烈的民族矛盾。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的冲击波给当地带来的是一轮又一轮对少数民族的血腥屠杀以及苗人对汉族统治者的拼死反抗。沈从文小学毕业后，到地方部队中讨生活。在大约五年多的时间里，他随军队辗转流徙于湘、川、黔交界处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在所谓的“清乡剿匪”中，沈从文再一次耳闻目睹军队大批滥杀无辜的恶行。这些生命的记忆，后来便化作《黔小景》、《静》、《黄昏》等小说。

虽然湘西当时的政治是血腥的，湘西的生活是悲怆的，但沈从文始终认为湘西的人民是可爱的，湘西的山水是可爱的。所以在沈从文笔下，有大量反映湘西下层民众原始人性的作品。船工、妓女、猎户、小商人是沈从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这里是一群会寻快乐的正直善良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水手和编制竹缆工人。……这些人每到大端阳时节，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天气，却在这个地方，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每日看过往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同水鸟。虽然也同样有人事上的得失，到恩怨纠纷成一团时，就陆续发生庆贺或仇杀。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唯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柏子》、《丈夫》、《雪晴》、《阿金》、《夫妇》大体上都属于这类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作品。

沈从文的身体内流淌着苗族的血液。苗族是富于幻想的民族，他们创造了绚烂夺目的神话世界。因此，他的作品中仍然不乏大量的神话故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神话世界，是湘西地区原始人性的延伸，也是沈从文憧憬的理想社会。《龙朱》、《一个农夫的故事》、《慷慨的王子》都属于这类作品。

本书中入选的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不多。《虎雏》写一个十三四

岁的小勤务兵最终未能被城市的“文明”所同化，跃动在血管中的原始的野性终于使他在上海杀了人，他的出路只能是回到把人的灵魂磨砺得野蛮粗糙的原来的世界中。《如蕤》写一个摩登女性的恋爱悲剧。《生》写一名无力为儿子复仇的老父亲流落北京街头，只能在傀儡戏中，把假想的仇人踢上几脚，这是儿子死后十年唯一能够支撑老人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沈从文是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乡下人”，尽管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但因为他的作品，使中国人了解了湘西，使全世界了解了湘西。所以，读者们感谢这只从深山里飞出的凤凰，所有被沈从文的作品迷倒的读者都会发自内心地说一句：“谢谢你，沈从文。”

- 1 我的小学教育  
10 柏子  
17 龙朱  
35 会明  
46 丈夫  
63 虎雏  
86 黔小景  
94 静  
102 月下小景  
114 一个农夫的故事  
127 慷慨的王子  
150 如蕤  
174 三个女性  
189 生  
195 黄昏  
203 黑夜  
212 主妇  
223 雪晴  
229 巧秀和冬生  
245 阿金  
249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258 夫妇
- 



# 我的小学教育

Wu De Xiao Xue Jiao Yu

## 木偶戏

——月八，土地菩萨生日，街头街尾，有得是戏！土地堂——前头，只要剩下来约两丈宽窄的空地，闹台就可以打起来了。这类木偶戏，与其说是为娱乐土地一对老夫妇，不如说是为逗全街的孩子欢心为合式。别的功果，譬如说，单是用胡椒面也得三十斤的打大醮，捐钱时，大多都是论家中贫富为多少的；惟有土地戏，却由募捐首士清查你家小孩子多少。像我们家有五个姊妹的，虽然明知到并不会比对门张家多谷多米，但是钱，总捐得格外多。不捐，那是不行的。小孩子看戏不看戏可不问。但若是你家中孩子比别人两倍多，出捐太少，在自己良心上说来，也不好意思。

戏虽在普通一般人家吃过早饭后才开场，很早很早，那个地方就会已为不知谁个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惟有“土地堂前猪屎多”，在平时，猪之类，爱在土地堂前卸脱它的粪便，几乎是成了通例的，唱戏日，大家临时就懂了公德心，知道妨碍了看戏是大家所抱怨的，于是，这一天，就把猪关禁起来了。你若高兴，早早的站在自己门前，总可以见到戏箱子过去，押箱子的我们不要问就可以知道是“管班”。每一口箱子由两个挑水的人抬着，箱子上有各样好看的金红漆花，有钉子，有金纸剪就“黄金万两”连连牵牵的吉利字，一把大牛尾锁把一些木



头人物关闭着。呵，想象到那些花脸，旦角，尤其是爱做笑样子的小丑，鼻子上一片白粉豆腐干似的贴着，短短的胡子，……而它们，这时是一起睡在那一只大木箱子里，将要做些什么？真可念！我们又可以看到一批年老的伯娘婆婆，搬了凳子，预先去占坐位的。做生意的，如像本街光和的米豆腐担子，包娘的酸萝卜篮子，也颇早的就去把地盘找就了。

饭吃了，一十六个大字，照例的每日功课，在一种毫不用心随随便便的举动下，用淡淡的墨水描到一张老连纸上后，所候的就是“过午”那三十枚制钱了。关于钱的用处，那是预先就得支配的。所有花费账单大致如下：

面(或饺子)一碗，十二文。

甘蔗一节，三文。

酸萝卜(或蒜苗)，五文。

四喜的凉糕，四文。

老强母亲的膏粱甜酒，三文。

余三文作临时费。

凉糕，同膏粱甜酒，母亲于出门时，总有三次以上嘱咐不得买吃的，但倘若是并无其他相当代替东西时，这两样，仍然是不忍放弃的。有时可以把甘蔗钱移来买三颗大李子，吃了西瓜则不吃凉糕。倘若是剩钱，那又怎么办？钱一多，那就只好拿来放到那类投机事业上去碰了！向抽签的去抽糖罗汉，有时运气好，也得颇大的糖土地。又可以直接去换钱，去同人赌骰子，掷“三子侯”。钱用完时，人倦了，纵然戏正有趣，回家也是时候了。遇到看戏日，是日家中为敬土地的缘故，菜必格外丰富。“土地怎不每月有一个生日呢？”用一种奇怪的眼睛瞅着桌上陈列的白煮母鸡，问妈，妈却无反应。待到白煮鸡只剩下些脚掌肋巴骨时，戏台边又见到嘴边还抹油的我们了。

在镇筩，一个石头镶嵌就的圆城圈子里住下来的人，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多数苗子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

铅样，融合成一锅后，彼此都同化了。时间是一世纪以上，因此，近来有一类人，就是那类说来俨然像骂人似的，所谓“杂种”，就很多很多。起初由总兵营一带，或更近贵州一带苗乡进到城中的，我们当然可以从他走路的步法上也看得出这是“老庚”，纵然就把衣服全换。但要一个人，说出近来如吴家杨家这两族人究竟是属于哪一边，这是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若果“苗女儿都特别美”，这一个例可以通过，我们就只好说凡是吴家杨家女儿美的就是苗人了。但这不消说是一个笑话。或者他们两家人，自己就无从认识他的祖宗。苗人们勇敢，好斗，朴质的行为，到近来乃形成了本地少年人一种普遍的德性。关于打架，少年人秉承了这种德性。每一天每一个晚间，除开落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见到若干不上十二岁的小孩，徒手或执械，在街中心相殴相扑。这是实地练习，这是一种预备，一种为本街孩子光荣的预备！全街小孩子，恐怕是除非生了病，不在场的怕是无一个罢。他们把队伍分成两组，各由一较大的，较挨得起打的，头上有了成绩在孩子队中出过风头的，一个人在别处打了架回来为本街挣了面子的，领率统辖。统辖的称为官，在前清，这人是道台，是游击，到革命以后，城中有了团长旅长，于是他们衔头也随到改变了。我曾做过七回都督，六弟则做过民政长。都督的义务是为兄弟伙凑钱备打架的南竹片；利益，则行动不怕别人欺侮，到处看戏有人护卫而已。

晚上，大家无事，正好集合到衙门口坪坝上一类较宽敞地方，练习打筋斗，拿顶，倒转手来走路。或者，把由自己刮削得光生生的南竹片子拿在手上，选对子出来，学苗子打堡子时那样拼命。命固不必拼，但，互相攻击，除开头脸，心窝，“麻雀”，只在一些死肉上打下，可以炼磨成一个挨得起打的英雄好汉，那是事实罢。不愿用家伙的，所谓“文劲”，仍可以由都督，选出两队相等的小傻子来，把手拉斜抱了别个的身，垂下屁股，互相扭缠，同一条蛇样，到某一个先跌到地上时为止，又再换



人。此类比赛，范围有限，所以大家就把手牵成一个大圈儿，让两人在圈中来玩。都督一声吆喝，两个牛劲就使出了。倒下而不愿再起的，算是败了。败者为胜利的作一个揖，表示投降，另一场便又可以起头。也有那类英雄，用腰带绑其一手，以一手同人来斗的，也有两人与一人斗的。总之，此种练习，以起疱为止，流血也不过凶，不然，胜利者也觉没趣，因为没一个同街的啼哭回家，则胜利者的光荣，早已全失去了。

这一街与另一街必得成仇，不然，孩子们便找不出实际显示功夫的一天！遇到某街某弄，土地戏开场，他们就有得是乐了。先日相约下来，做个预备。行使通知的归都督，由都督下令团长去各家报告。各人自预备下应用的军器，这真是少不得的一件东西！固然，正式冲锋上，有由各方首领各选人才，出面单独角力用不着军器的时候，但，终少不了！少了军器，到说“各亮器械宽阔处去”时，恐怕气概就老不老早先馁下了。或是短短木棒，或是家中晒棉纱用的小竹筒，都可以。最好最正式的军器是“南竹块”。这东西，由一个小孩子打到另一小孩子身上时，任怎样有力，也不会大伤。且拿南竹片可以藏到袖中，孩子们学藤牌时，又可以充砍刀用，所以家中也不会禁止。缺少军器的可以到都督处去领取两枚小钱，到钱纸铺去，自己任意挑选。竹片在钱纸铺中，除了夹纸已成了废物，也幸有了这样一种销路，不然，会只有当柴烧了。

团长通知话语，大约如下：

“据探子报：△月△日，△△街，唱土地戏△天，兄弟们应各备器械，前往台边占据地盘。奋勇当先，各自为战，莫为本街出丑，是所望于大家！”

此出于侵略一方面，能具侵略胆量者，至少总有几位脚色，且有联络或征服其他团体三个以上的力量才敢正式宣布，不然，戏纵要看，也只好悄悄的，老老实实的，站在远远的地方观望罢了。戏属本街呢，传话当为“△月△日，本街△段唱木人头戏，热闹非凡，凡我弟兄，俱应于闹台锣鼓打过以前，执械戎

装到场，把守台边。莫为别地痞子欺侮，致令权利失去！其军械不齐又不先来都督处领取款子的。罚如律。”关于赏罚律，抄数则例示：

见敌远走者，罚钱一文。

被打起疤不哭哼者，赏钱一文。

在别处被二人以上围打不伤者，赏钱二文。

被人骂娘二句挑战不敢动手者，罚钱二文。

不是说到这一群小宝贝预约下来的事情么？在戏场开锣以前，空头唢呐还呜呜的吹时，本街的孩子，三个五个，满面光辉，如生日是属于自己一样，吃得肚子饱饱的，迎上前去，就把戏台包围了。所谓台，可不是玩意儿，冠冕堂皇，真了不得呀。十多根如同臂膊大小的木杆竹竿，横七竖八的在一些麻绳子的束缚下绑好后，（远看正如一个立方体的灯笼架子，）接着是用破破烂烂灰布青布帐篷一类套上去，照此一来，太阳可以不会再晒到鼓起嘴巴吹唢呐的老老秃顶了，一些木头傀儡也就很安静于一方阴影下老老实实休息着了。布篷套上后，已不再像灯笼架子，到后又得那类庙中用的幔子把打锣鼓一班人分隔到内房去，于是远远的看来，俨然也成了一个戏台模样。

把闹台过后，不久就是为某乡约，某保证，或是某老太太打加官的一套把戏。这真讨厌！在大戏台上，见到一个戴了面具，穿了红衣，随到“铛铛庆铛铛”的一起一落的步法走着，好久好久又才拿起那“加官赐福”或“一品当朝”的红布片子洒开一抖，已够腻人了，如今却由一个木头人再套上一个面具，也亏下面那个舞的人好意思！另一个人口中喊着为某老太太的加官呀，我们回过头去，只要选那人众中脸儿像猫的，必定就是她。她是快活极了，却不知我们都为她羞。不过，这加官打到自己家中的外祖母头上时，那便又当别论了，因为是这么一来，过午的钱，将因外祖母的高兴，把我们吃早饭时所预约下来的

用费增加了。

有一类声音，是未经锣鼓敲打以前，就能听到的，就像：孛孛，你妈又怎不来！婆婆，又怎不把你的外孙也带来！代狗，这里要买盐葵花子！嫂嫂，这里有张空凳！……

又有一类声音，是锣鼓敲打以后，平息下来，歇了中台，始能听到的，就像：老肥，米豆腐三碗，热的，多辣子！面客，饺子多作醋！卖糕的，我不要这样的！……

到歇晚台时，一切声音就都为拖曳板凳的吱吱格格声音吞噬了。也有不少小孩子尖锐的呼声，突出此一片嘈杂的音海，但终于抑下了，深深的陷到这类烂泥样的吵嚷中了，全场板凳移动声像一批顶小的顶坏的边响炮仗往你耳边炸。

到末了，剩下三五个顽皮的不知足的小孩子，用一种研究态度，把手指头塞到口里去，权当丁丁糖吮着，很殷勤的看到戏子们把一个一个木傀儡安置到大箱中去，又看到戏台的皮剥去后，依然恢复那灯笼架子的神气，又看到小叫化子，徘徊于灰色葵花子壳中找寻他不意中的幸运，好像一枚当十铜元，一条手巾，一个仅只咬去一半的甜梨。

唱戏人，在布围子里地下走着，把木傀儡从暗中伸举起来，至齐傀儡膝部自己手掌为度，若在台边看戏，利益就太多了。在台边，则一面可以看戏，一面还可见到那个唱戏的人，手中耍着木头人，口上哼哼唧唧，且极其可笑的做出俨乎其然的神气，走着戏上人物的步法。一个场面上是旦脚，如像夺阿斗的糜夫人，则耍木头人的那一位，脚步也扭扭捏捏，走动时也正同一个小脚女人样，真可笑极了。揷开布篷，便可以见到那打锣的，在空闲时把塞到耳朵边正燃着纸煤子吸烟，吹唢呐的，嘴巴胀鼓鼓的，同含了什么两枚核桃之类，又正如杀猪志成吹猪脚那一种派头。台边前，不怕太阳晒，也是一个舒服处。还有一件顶讨便宜的事，就是随意去扳动那些脑后一颗钉挂在绳子上休息的傀儡时，戏子见到也从不呵叱！因为这中

还有一个规矩，这规矩是戏在哪一街演唱时，则那一街的孩子，在大人们许可的法律中，成了戏台周围唯一的霸有者了。在霸有者所享有的权利有如此其多，当然给了其小孩若干强烈的诱惑。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既无从去禁止另一街为这诱惑已弄得心痒痒的之强项君子，因此一来，保护主权与野心家的战争，便随时都可以发生了。

败了，大家无声无息的退下，把救兵搬来时，又用力夺回。或保留此仇，待他日报复。胜了，所谓野心家，怀了失败的羞耻，也不再去看别人街上唱的戏，都督带领弟兄，垂头丧气回家去，这耻辱也保留下来，等另一机会去了。为竞争存活起见，这之间用得着临时联邦政策。毗邻一街，若无深仇，则可合力排除强权，成功后，把帝国主义者打倒后，则让出戏台前地位三分之一来作携手御外侮的报酬。也有本街孩子极少，犹能抵抗外来之人侵略主权的，此则全赖本街中之大孩子。此类大孩子，当年亦必曾作统领，有名于全城，一切孩子们所敬服，又能持中不偏，才足以济。大孩子初不必帮同作战，或用别的力来相助，所要的是公理的执行。遇他方的孩子，行使侵略，来占戏台，本街小孩子诉苦于大孩子时，大孩子即作主人，再找一二好事喜斗之徒，为执行评证，使两街孩子，到离戏场较远，不致扰乱唱戏的空地方去，排队成列，各择一人，出面来毆扑，不准哭，不准喊，不准用铁器伤人，不准从旁帮忙。跌下的，若有力再战，仍可起身作第二次比赛。第一对胜败分明后，又选第二对，第三第四继其后，以尽本街小孩子为止。到后，总评其胜负。若本街实不敌，则让戏台之一面或两面，作媾和割地议；若胜，则对方虽人多，亦不必退缩。因较大之公证人在旁，败者亦只好携手跑去，再不好意思看戏了。要报仇么？下次有得是机会，横顺土地戏是这里那里直要唱两个月以上的，并且土地戏以外也不是无时间。

在打架时，是会影响到戏的演奏么？我才说到，那请放心，决不会到那样！他们约下来，在解决以前，是不能靠近目的



地的。人人都是那样文明，混战独战总得到大田坪里，或有沙土地方去。大坪坝空阔，平顺，免得误打别的老实小孩们，敌不过而又不甘认败的，且可以在田坪中小跑，如鸡溜头时一样。至于沙子地方，则纵跌猛的摔倒时，不至把身子跌伤，且衣服脏了也容易干净。也不知是有意还是自然哩，在城中，一块大坪，沙子软软的同棉絮样的地方，就很多！不论他是如何，孩子们，会选地方打架，那是用不着夸张也用不着隐饰的了。

不光是看戏。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蚰蚰，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日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你若是一个人，又不同你妈，又不同你爸，你又是结下了许多仇的一个人，那真危险！你一出街头，就得准备。起疤是最小的礼物，你至少应准备接受比起疤分量还重一点的东西。闪不知，一个人会从你身边擦过去，那个手拐子，凶凶的，一下就会撞你倒地做个饿狗抢屎的姿势！来撞你的总不止一人。他们无非也是上学，买菜，一类家中职务。他若是一人，明知不是你对手，远远的他见你来，早拔脚跑了。但可以欺的，他总不会轻轻放过。他们都是为人欺苦够了的人，时时想到报复，想到把自己仇人踹到泥里头去。对仇人，没有可报复的方法时，则到处找更其怯弱的人来出气。他们见了你时，有意无意的，走过你的身边，装装自己爸爸夜里吃多了酒的醉模样，口中哼哼唧唧，把手撑到腰间，故意将拐子作了力来触撞你软地方。撞了你后，且胡胡地用鼻子说着，“怎么，撞人呀！”不理是为一个不愿眼前吃亏的上策。忍不住时，抬起头去，两人目光一相接，那他便更其调皮起来！他将对你不客气的笑，这笑中，你可以省得他所有的轻蔑来。或者，他更近一步，拢到你身边来，扬起捏着的拳，恐吓似的很快的轻轻落到你背上。你不做声，还是低了头在走，那第二步的撩逗又出来了。他将把脚步拖缓下来，待你刚



要走近他身边时，笑笑的脸相，充满难堪的恶意，故意若才见到你的神气：“喔，我道是谁呀！若高兴打架，就请把篮子放下罢。”这只能心里说打架是不高兴的事。虽然在另一个地方，你明知这人是不会多事的，但如今是到了他的大门左右，一声喊，帮忙的来打狗扑羊的不知就有许多，所以“狗仗屋前”的他，便分外威风起来了。挑战的话大致不外后五种：录下以见一斑。

1. 你他妈，谁爱打架就来呀！
2. 卖屁股的，慢走一点，大家上笔架城去！
3. 哪个是大脚色，我卵也不信，今天试试！
4. 大家来看！这里来一个小鬼！
5. 小旦脚，小旦脚，听不真么，我是说你呀！

骂，让他点罢，眼前亏好汉是不吃的。你一回嘴，情形准糟。欺凌过路人，这是多数方面一种固有权利，这权利也正如官家拦路抽税样：同是不合理，同是被刻薄，而又应当忍受之事；不然，也许损失还大。并且，此事在你自己，或者先时于你街上，就已把这税收得，这时不过是退一笔不要利息的借款罢了。

关于两街中也有这么一条，“不欺单身上学孩子”，但这义务，这国际公德，也看都督的脚色而定，若都督不行，那是无从勒弟兄们遵守的。

木偶僵戏中常有两个小丑，用头相碰，揉做一团的戏，因此，孩子们争斗中，也有了一派，专用头同人相碰。但这一派属于硬劲一流，胜利的仍然有同样的吃亏，所以人数总不多，到后来，简直就把这门战略勾除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作完。北京